

廣 西 航 空 學 校

● 馮 璜 (前廣西航空學校校長)

積極培養航空幹部

一九三一年李(宗仁)、白(崇禧)、

黃(旭初)在廣西省政府內設立「民用航空局」，規定軍政機關、學校幹部按薪級認購股份，另由田賦項下加徵若干成作股本。款到手後，李、白即將「民用航空局」改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航空處」，並將該處由南寧遷往柳州。將民航股本撥入西南航空公司。

廣西航空學校

培養幹部，是辦航空基本條件之一，李、白最初考送選往英國學習航空機械的學生有四人，即馬健民(白崇禧內侄)、謝超(第四集團軍總部軍需處長謝贊英之子)和羅錦春、李德生等，此外還有韋超(韋永成之弟，李宗仁親戚)送往德國學滑翔飛行。省內另招高、初中畢業青年六十名在柳州學習飛行和機械。另外由張發奎部、桂軍中考選三十名下級軍官和招考的學生前往廣東航空學校第六期學習飛行。學習時間雖有兩年，由於該校器材少，燃料來源缺乏等關係，每

個人的飛行留空時間的紀錄是很少的。一九三三年這批學員畢業回到柳州時一些人飛行著陸的技術還很低劣。

過去李、白、黃根本沒儲備有航空幹部，不得不借才省外和國外，通過廣西省建設廳長黃榮華介紹延聘廣東籍林偉成、陳卓林來主持教育工作。不久，林、陳不睦，陳離桂，遂由林偉成獨攬大權。林偉成是個華僑，在美國學習民用航空，他不懂軍用航空，只懂得民用航空一些技術。由林、陳二人介紹廣東航校和去美國學習過航空的來桂服務，其中地位較高的有司徒藹、寧明階、吳汝鑾、陳有琇、曾澤棠、鄧志超、鄭梓湘、陳錫鴻、李一飛、甄道成、馮星航、劉炯光等二十餘人，另有航空機械工程師方面，聘有張文組、肖自乾、黎國培、朱榮章等以及曾在廣州、香港做過機械工人和由廣東航校吸收來的機械員士兵，充當飛機隊機械員和廣西機械廠做修配飛機的工人。

林偉成除請香港英國航空公司經理哈維(英國後備役的空軍上尉)替李、白購買飛

機外，還以高薪聘請一些英國預備役空軍軍官來柳州負責設計指導和教育飛行機械學生。計有：英籍飛行教官白朗(英國預備役空軍少校、教授航空飛行理論、空軍戰術等)、馬遜(英籍預備役空軍上尉，教授偵察戰術等)、囉利(英籍空軍上尉軍官，教授戰鬥驅逐戰術等)、士的芬(英籍航空機械工程師)、哈頓(加拿大籍航空機械教官)等數人。他們和李、白訂有合約，除獲得優厚工資外，還有飛行保險等等，每月有幾天時間飛回香港休息。但他們技術平庸，又要通過不懂航空毫無軍事常識的翻譯員轉譯述(不論口譯和筆記講義)，不免要把原意打些折扣，所以收益不大。李、白為要辦空軍，不惜用一筆錢優待他們，禮為上賓。

購買英國報廢飛機

李、白通過林偉成的介紹，向香港遠東航空公司購買英國將近報廢的飛機，來供訓練之用，由第四集團軍總部駐粵辦事處辦理訂約交款，而由航空處在柳州收貨。除配件

備品由航運外，其完整的飛機，則由空中飛入。航空處買入英國飛機計有：(一)「亞維安」式雙座初級練習機廿架，速度很慢，滑走距離較短，不要大飛機場也可升降，航續時間約兩小時，馬力很小。這種飛機螺旋槳可用苦楝樹來制，機翼機身張布油漆，以減輕飛機本身重量。最初買入的是製成品，後來自己裝配，不過要購入打和種種儀器及其他材料。這種飛機損耗數量很大；(二)「吉的」式中級練習機五架，性能比「亞維安」好些，但同樣沒有武器裝備，給學生單獨飛行，作為進一步使用各種戰鬥機的過渡。飛行班學生和從廣東航校畢業回來的學員，在「吉的」機考試及格後，始編入飛機隊當飛行員，學習戰鬥機的高級技術、戰鬥技術；(三)「阿扶路」六二六式中級練習機三架；(四)「亞拉士」式偵察機三架，航續力約三小時，速度較快，能夠搭載駕駛員和機關槍手（兼照相），機上配備有機關槍、照相器材和數十磅重的炸彈數枚；(五)「暗士蒼」式驅逐機二架，這是單座機，前面及飛機兩翼共裝有機關槍三挺，滑走距離較長，航續力約二小時，不是一般飛行員所能駕駛；(六)「窩拔地」式輕轟炸機四架，雙座式，機身較大而笨重，航續力僅三小時左右，可乘駕駛員及炸擊員，後艙裝有機槍，可對飛機上方及左右後方射擊敵機，性能較前兩種差，最大可載二十五磅炸彈四枚；(七)「風速」式旅客機一架，除駕駛員可以載客四人。「吉的」機裝

配八架，「亞維安」機三十架。
除飛機外，還要購進不少的其他器材，例如飛機上使用的機關槍及子彈和炸彈、照相器材（地面及空中使用）、無線電器材（地上及空中使用）、聽音機、探照燈、飛行衣帽和保險傘等等。汽油通過第四集團軍總部駐粵辦事處和英、美石油公司和亞細亞、美孚、德士古等公司訂購，由香港船運柳州。

機場最大的是柳州帽盒山腳機場，桂林秧塘機場次之，南寧機場又次之，梧州機場較小。此外，另在桂林的二塘和貴縣、南丹、賀縣、百色、龍州、長安等處建築臨時著陸場。為備學生練習飛行萬一需要起見，在各汽車公路上比較平坦的地方，把公路擴大作為初級練習機的迫降場。全廣西修建有迫降場二十多處，但是很少機會用到。

改善待遇整飭紀律
航空處遷到柳州後，遠隔省會，不易控制。這個機構花錢多，組織不嚴密，內部不團結，飛行學生鬧待遇，飛行時常失事等等，都使李、白很感苦惱。為加強控制起見，首先免去航空處總務科科長陳善和學生隊隊長張為皋的職務，另派第四集團軍警衛團團長馮璜接充。一方面改善學生待遇，整飾紀律，實行軍事訓練和管理；另外，在航空處設立政治訓練室，選派比較優秀的軍官和政工人員來處工作，以了解學生思想和飛行員

生的言行。

航空處是屬第四集團軍總部內的一個處，下面設教務、總務、機務三科以及飛機隊、學生隊、警衛大隊、高射機關槍大隊和醫務室等單位。由於它是一個組織複雜而龐大的機構，工作人員水平參差不齊，思想極不統一。林偉成不能在組織行政上領導他們，僅能在業務上、技術上領導他們，因此，李、白遂加派第七軍參謀長郭鳳崗兼航空處副處長職，把處務掌握起來。

李、白、黃在一九三〇年進兵湖南，在衡陽以南地區被蔣軍和粵軍夾擊，失敗退回柳州後，為加緊控制中、高級黨、政、軍幹部起見，在南寧設立全省性的政治秘密組織——三民主義促進會。以後普及於桂、柳、邕、梧四個城市，乃至軍隊的軍、師部內，均有分部。航空處內於一九三三年即成立一個「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指定馮璜負責領導。最先吸收學術最優秀的飛行學生呂天龍、朱嘉勛等和李、白高級幹部親屬有關的學生如唐健如、何信、馬毓鑫等，宣誓入會。以後逐漸擴大及於飛行見習員。如陸光球、鄧堤和機械班學生之成績較優的如梁增光、黃孚新等。李、白對於廣東籍技術人員由林偉成以下至吳汝塗、劉炯光等均不吸收，原因是不相信他們。

灌輸三自三寓政策
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設立的主要目的，

在於嚴密控制學生的思想和行動，以防止藍衣社、軍統、中統特務的滲透；其次，是防範學生思想的「赤化」，宣傳崇拜李、白、黃，同時灌輸李、白、黃的「三自」、「三

寓」（註）政策的理論。參加了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的學生，每周開會一次。為保持秘密計，多在船上舉行。會議內容除傳達「三民主義促進會」指示的文件外，還學習跟蹤、盯梢等方法，反映全處教職員生、機械士兵、工人等思想情況和言行。另外，還進行個人生活檢查。會員要嚴格保守秘密，不准泄漏。每周集會，介紹會員，亦是內容之一，全體同意通過後，報告李、白決定，一經批准，李、白就通知該員到南寧舉行宣誓，或由白崇禧出巡經柳州時舉行。由上級會規定暗語以便簡單通信之用，例如「槍決」二字代寫為「出洋」。當時由廣東航空學校畢業回來的飛行見習員徐子欣（上海人）原是張發奎部下，發出不滿意李、白、黃政治的某些言論，被會員馮樹反映給李、白後，認為有藍衣社分子嫌疑，在南寧秘密予以槍決。

飛行學生和機械學生分兩班，每班三十人，飛行見習員二十九人。教育內容在學生方面的軍事和科學的學科有：陸軍典範令摘要、空軍操典草案、氣象學、無線電學、照相學、機械學、飛行理論、陸軍戰術、空軍戰術等；政治教育有「三民主義」和「三自」、「三寓」政策，國際形勢、國際公法等

等。課目多，時間短，飛行學生要學習的科學技術很多，無法完全吸收消化，他們唯一希望的是多得些時間飛行。

除了學生和飛行見習員外，還有飛機隊的組織，隊長寧明階、副隊長吳汝鑾。下有三個分隊，即驅逐、偵察、轟炸各一分隊。分隊長是鄧沃權、鄭梓湘、李一飛。每分隊有飛行員數人。隊設機械長一人，士兵數十人，管理飛機。飛機隊的教育，由於隊員水平不一致，需從頭學習，先打好基礎，然後再作高級技術的練習。先在地面練習對固定目標射擊技術，再在空中對地面目標射擊。對地面目標的轟炸是轟炸分隊駕駛員和助手的重要課題之一。

裝備不全意外頗多

航空處為適應需要，還開辦了以下幾個班：（一）航空戰術班，目的在替陸軍高等司令部養成懂得航空戰鬥、戰術的參謀人才。在南寧軍校中挑選條件較優的中少尉軍官十名來柳學習。（二）空中攝影班，學員亦由軍校學生選出，使專門學習地上和空中攝影技術。

（三）轟炸射擊訓練班，由第四集團軍各師部隊中考選體格強壯、具備初中以下高小以上學歷的軍士，學習從飛機上投擲炸彈和對空中飛機及地下目標射擊技術。（四）保險傘折疊訓練班，教育對保險傘的折疊保管。（五）機械士兵訓練班。此外另成立探聽隊一隊，負責訓練官兵們使用和保管探照燈、聽音機等項器

材的操縱使用，聽音機性能不佳，聽遠不能超過二十公里。

在航空處組織訓練期間，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飛行事故發生最多，檢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飛行理論和機械理論教育不夠，員生對航空器材性能欠缺充分了解；（二）器材陳舊、性能低劣，操縱失靈也容易發生意外；（三）機械員士兵責任心不強，飛行前後對飛機的檢查試驗粗心大意；（四）飛行員生紀律性不強，違犯飛行規則。此外，由於氣象觀測機構之不夠健全，和空地無線電報話器之缺少裝備，以及機場修建條件之未充分等等。

首任航校校長廖磊

航空處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後劃分為兩個機構，把學生隊和教務科及部分練習機和一些行政人員，另行成立「廣西航空學校」，校址就在機場南端，與航空處相對。第一任校長派第七軍軍長廖磊兼任，林偉成兼任副校長，廖濟群（曾留學英國學習飛行）為教育長。學生隊長是白的外甥海竟強。擴大政工機構為政訓處，先由何翰清充主任，其後改為政治科，由何德潤任科長，馮樹、韋瑞霖、李謙純等為指導員，加強政治工作。但廣東航校第三期畢業，向在陳濟棠空軍內服務，於廣西創辦空軍後調回來的）兩人飛行技術平常，不但比不上粵籍飛行教官，就比

本校的優秀學生呂天龍、朱嘉勛、李膺勛等都不及，所以他們不能確實地把學生、飛行員領導起來。加以兩個機構並立後，由於器材欠充分，使用調配上難期恰當，每每引起爭執，其人力物力分散使用更不經濟。經過一段時間，李、白又把航空處名義取消，并入航校，時為一九三五年九月。

航校成立後，副處長郭鳳崗調回第七軍，改派馮瑛為副處長。廖磊退出航校校長職後，由林偉成接充，馮瑛改任副校長職。不久馮瑛調充第四十三師第一二八團團長，副校長職務改任鍾紀（扶南縣人，陸軍大學畢業）接充。

李、白、黃原設有機械廠於柳州雞喇。航空處遷柳後，把該廠隸屬於航校，由林偉成妻舅黎國培充當廠長，美國華僑朱榮章充工程師（均廣東人）。該廠逐漸擴大，修理、裝備飛機都能勝任，全部員工和學徒共約二、三百人。

李、白訓練的空軍到一九三四年開始使用，第一次派兩架飛機去石龍縣屬穿山附近某村支援廖磊軍攻打「土匪」，投擲炸彈，由於他們技術拙劣，沒有命中目標。第二次，是融縣、中渡、百壽三縣農民起義反抗民團的組織訓練，李、白命令出動飛機協同陸軍鎮壓起義農民。

江西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冬北上抗日，作二萬五千里長征。大軍經過資源、龍勝等縣時，李、白亦派飛機往偵察、投彈、掃射，

被紅軍擊落一架，飛行員沈瀛、韋淳杰當場死亡。

第一期飛行、機械兩班學生學習兩年期滿舉行畢業典禮時（一九三四年），白崇禧為擴大宣傳訓練的成就起見，在柳州機場上空舉行跳傘表演，十餘名飛行員先後從空中跳傘降落。

第二期飛行學生的招考，條件比一期嚴些，但受飛機數量的限制不能多招學生，仍為三十名。機械班學生水平一般高些，李、白和英國遠東航空公司訂立合約，派第二期機械班學生三十名前往香港遠東航空公司設立的航空學生學習機械，兩年為期。

遭受日本軍閥欺騙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喜多誠一、鈴木吉道中將等先後來過南寧。李、白與之商談並向日買了一批槍枝。後來郭鳳崗和南寧軍校教育長劉士毅於一九三四年前後假借去日本參觀「秋操」為名，和日本帝國主義訂購一批飛機和聘請日空軍幹部來廣西指導訓練組織廣西空軍。應聘人員有日本空軍現役少校佐藤，另有中、少尉和軍士約十餘名，佐藤是負責教育指導

和技術上的教練人員。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飛行技術比英籍教官強，他在南寧指導第一期學生學習飛行。向日本購買飛機二十餘架，內中以「九一」式單座戰鬥機性能較為優良，比「暗士蒼」輕巧而速度快，航

續力僅兩小時。兩架是九二式偵察機，十架是「甲四」式戰鬥機型式很舊，速度很慢，性能不佳，算是受了日本人的欺騙。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們和軍火商是勾通的，賣給李、白的飛機不配零件（即使有亦配得很少），壞了即無法修理，結果「甲四」機不久就變成了廢鐵。

一九三六年「六·一」運動前不久，英籍教官退出了廣西，只留下士的芬工程師。日本飛行教官和機械人員一直到蔣、桂雙方調兵遣將戰爭將發時才離開廣西。

和日本購買飛機的同時，也和日本陸軍省商量妥了條件，派遣一批飛行和機械員生到日本實習，由白崇禧指派他的侄子白維義、外甥海竟強及劉維周、章澤群（均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率領前往並作翻譯。飛行員生在日本「所澤及明野空軍飛行學校」練習，機械學生在大阪的「中島航空製造株式會社」實習，學習時間半年左右。教官中有劉炯光，飛行員有陸光球，學生中有呂天龍、唐健如、何信、朱嘉勛、李膺勛等。機械教官有蕭自乾、蒙鵬魂，學生有梁增光、林照祥、黃孚新等約二十人。

第二期飛行學生開始訓練不久，李、白考慮到學生畢業後，見習期滿即要補充飛行員，廣西空軍組織小，器材少，需要經費大，作戰時飛行員犧牲大，不易補充。他採納了日本人的建議，兼採用航空兵制度，於學生之外，招考一批航空兵三十名於一九三五

年開學。學兵年齡較輕，學歷略為降低，體格要求則更加嚴格。當「六·一」運動開始後，預料戰事不久就要爆發，這些學兵教育為使不致中斷，乃遷往龍州繼續作簡單的教育，直至蔣、桂和平解決後才遷返柳州。

林偉成感到李、白對他日益不信任，心懷不滿，這就給蔣介石以收買的機會。「六·一」運動後，曾澤棠、鄭梓湘、李一飛、羅樹敏共架兩機投蔣，林偉成和寧明階亦共駕「吉的」練習機投蔣。林去後，白崇禧對其餘粵籍航空人員更不放心，命令航校副校長鍾紀把吳汝鑾等十餘人予以看管，直到和平實現才放出來。

一九三六年冬，航校副校長鍾紀由於飛行員生不滿意，另調他職，調回馮瑛充航校校長。航校裝備有武器的飛機，因壞了不能修（因缺器材），和飛行壽命已經超期的飛機也不少，能夠飛得起，可供使用的不多。由於搞「六·一」運動，軍費異常支絀，無能力擴充飛機數量，僅取維持現狀的辦法。但飛行員、學生（兵）人數增多了，相反的飛機減少了，沒得到充分的飛行機會，不免有埋怨。

這時候李、白處境困難，其次，由於林偉成的投蔣，從遠東航空公司方面購買器材當然不甚方便。至日本方面，因為「六·一」運動號召抗日，翁照垣部又在北海打死了日本人，日本軍閥和軍火商們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和更高的代價，使李、白難於接受，這

亦是當時航校不能補充購買飛機的重要原因。但自林偉成和粵籍部分飛行教官（員）等投蔣後，反使李、白放心些，因為自己有了骨幹，無須借才外省。

航空設備撥歸中央

蘆溝橋事變，白崇禧於「八·二三」上海抗日戰事爆發前，飛往南京和蔣介石委員長商定，把航校歸於中央航空委員會。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中央航空學校教育長蔣堅忍率領該校員生由杭州笕橋西遷昆明，經過柳州，駐廣西航校。馮瑛奉令辦理移交手續，把原隸屬教務科的教職員生——第三期飛行學生（第三期學生原是飛行兵，經過全體學生一再要求升格然後批准），第二期機械學兵及未結業的各種短期訓練班學生，統統移交蔣堅忍接管。學校的各種教育器材包括各式教練機和航空其他器材等等，一並移交。飛機隊全體員兵由大隊長李凌雲率領北上，編入中央航空委員會空軍第三大隊的戰鬥序列，參加抗日戰爭。後來他們在南寧、貴陽、河南歸德、武漢、南雄、南昌等城市上空，對來襲的敵機展開了英勇的抵抗。飛行員生在抗戰中犧牲不少，能夠記憶得起的有吳汝鑾、李膺勛、何信、韋一青、馬毓鑫、黃薦、莫休、蔣盛祐、梁志航、何覺民等。在抗戰中失事死亡的有歐陽森、陳亞新、韋超、李康之、賴崇達、楊永章、周純、戴錫炎、李之幹等。另一部分飛行員生如陸光

球、呂天龍、易空、呂輯人、唐信光等於大陸解放後投入中共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國防工作。

還有一部分飛行員生如李凌雲、唐健如、鄧堤、張伯壽、譚漢男、雷象磊、劉炯光、黃名翔、陳志超、陳有琇、曾澤棠、李一飛、張潮均、李大經、韋鼎烈、韋鼎時、黃昌琳、曾達池等在大陸解放前去了台灣或海外。在柳州雞喇的航空機械廠亦同時撥交航委會接收，改名為第九飛機修理廠，遷往貴陽。所有全省飛機場及一切設備均交航委會有關部門接管。不是空勤和地勤的陸軍軍官及士兵，和高射機關槍大隊、警衛大隊、通信排等單位，則由第五路軍總司令部撥編調用安插。至武器、被服和衛生、交通、通信等各種器材則不移交給中央，「風速」號旅客機李、白留為己用。

校長馮瑛調充陸軍第卅一軍一三一師三九一旅旅長。

編者按：為配合粟明德教授「廣西大管家黃旭初」一文的刊出，特摘選馮瑛先生「廣西航空學校」一文，以見廣西早年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當政時代推動現代化，積極培養航空幹部的情形，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原稿係粟明德教授提供。

（註）：三自政策為自衛、自治、自給。三寓政策為：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